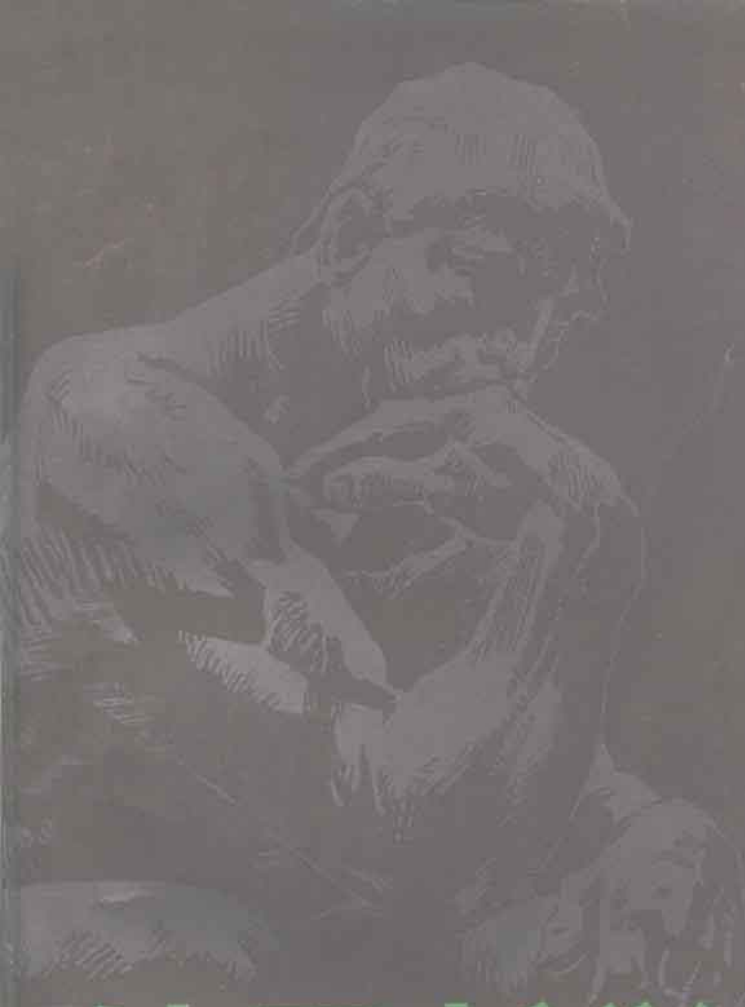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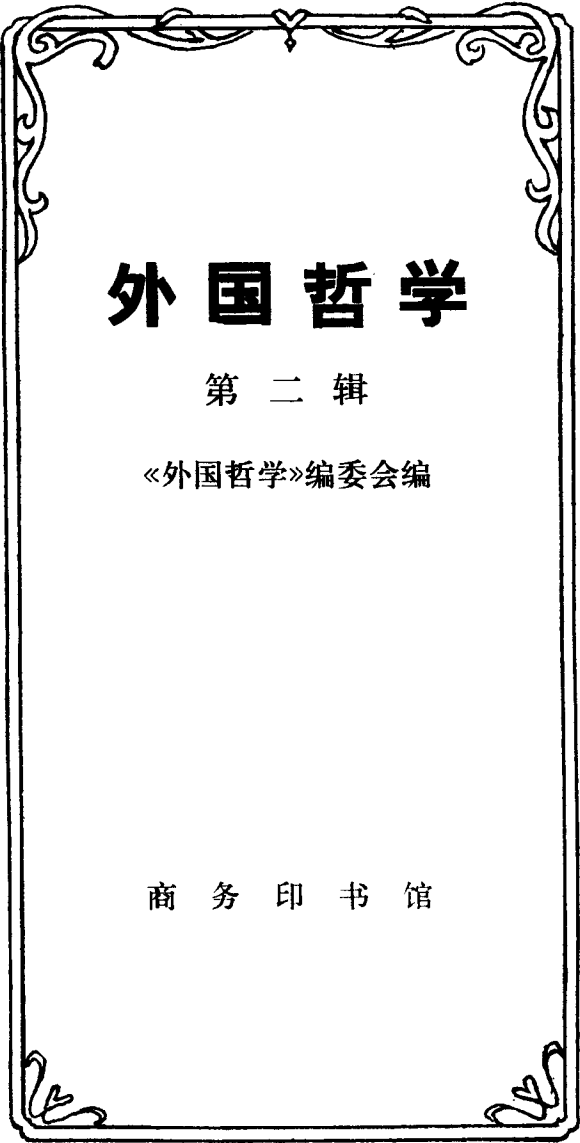




外国哲学

2

商务印书馆



外国哲学

第二辑

《外国哲学》编委会编

商务印书馆

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永江 田士章 朱德生 汪子嵩
李毓璋 张义德 张世英 张显扬
陈宇清 陈启伟 武维琴 高 崧
黄心川 蒋承福 雷永生

外 国 哲 学

第 一 辑

《外国哲学》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2017 288

1982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87 千

印数 1—9 100 册

印张 11 1/4

定价: 1.45 元

目录 MULU

古希腊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初探	倪培民	3
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费劳罗斯的哲学思想	陶 济	40
试论斯多阿学派对真理标准理论的贡献	李今山	61
伊里吉纳的哲学思想	张尚仁	76
斯宾诺莎哲学简述	贺 麟	90
试论斯宾诺莎的身心同一论	洪汉鼎	114
洛克关于“一般”的理论	陈海鸿	128
孟德维尔的道德观:“私恶即公利”	周兆平	149
休谟的怀疑论——哲学上的中间派	钟宇人、李毓章	167
关于康德哲学的评价	庞景仁	184
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性	王树人	199
略论近代德国的哲学革命	冒从虎	216
黑格尔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侯鸿勋	229
论黑格尔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法	钱广华	255
评费尔巴哈的实践观	胡景钊	283
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述评	刘放桐	304
试论近代日本哲学家西周	贾 纯	318

康德著作出版概况 涂敏、丁冬红 336

解放前评介康德论文目录索引 342

附：商务版康德著作和参考书目

四川大学哲学系资料室编

商务印书馆哲学编辑室校补

解放前评介黑格尔论文目录索引 347

四川大学哲学系资料室编

商务印书馆哲学编辑室校补

他始终是个发现者——卢卡奇及其著作 任立 353

补白

费尔巴哈论爱真理 113

歌德和黑格尔谈辩证法 228

黑格尔谈哲学的普及 255

动态

《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成立 166

附：编译委员会名单

古希腊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初探

倪培民

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在表面上纷然杂陈的各派哲学体系内部，究竟有着怎样的逻辑规律呢？黑格尔曾经为揭示这一规律做过大量工作，但是，他为自己的唯心主义体系所束缚，不可能真正客观地揭示这一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拯救黑格尔的辩证法时，也没来得及对哲学史领域进行全面清理。列宁对黑格尔辩证的哲学史方法论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十分重视黑格尔关于认识不是直线，而是圆圈式发展的思想，并试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这一思想，来说明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性。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他还画出了一张图表，提出了几个关于哲学史的圆圈的设想，可惜他也没能具体实现这一愿望。

列宁去世五十多年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研究受到了主要来自左倾的严重干扰。长期以来，我国的哲学史研究片面重视哲学史与政治斗争的联系，忽视了对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研究。纠正这种错误的倾向，继承马列的遗业，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任务。本文就是想通过对古希腊从泰利士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发展的考察，在揭示哲学史的内在逻辑规律上作一点初步的尝试。

一、本体论阶段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其基本动力在于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欲望和认识世界的理性意志这一对矛盾。欲望使认识成为需要，理性使需

要得到满足。哲学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已要求对世界作出根本性的解释,追求哲学的欲望产生了;而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也已发展到了可能作出这种解释的水平,并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也为一部分人创造了产生这种认识的外因条件。

“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①后来,对世界的根本性质的认识逐渐脱离表象式的宗教形式,转向积极的探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希腊,这个过程是从米利都学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泰利士开始的。

1. 米利都学派的朴素唯物主义

米利都学派的三位主要代表泰利士、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不仅在年代上是前后相继的,而且传说中有师承关系。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思想联系显得十分密切。

(1) 关于万物的始基问题

泰利士是世所公认的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还远远没有形成系统。但是,他和他的前人明显不同的地方是,他不只是讨论伦理、政治等问题,他已经触及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这正是他堪称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的原因。尽管泰利士自己还没提出过“始基”、“本原”的概念,但实际上,他已经把水当作万物的始基了。

他之所以认为水是始基,主要是出于对水在万物中的重要性的认识。这是对世界本原的极原始、朴素的猜测。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看到了老师的局限性,认为用水作为万物的始基,有些现象不能说明。比如,用水就不能解释火的产生。据亚里士多德记载,他曾说过,已知的原素是彼此对立的,气是冷的,水是潮的,而火是热的,“因此,如果它们任何一种是无限的,那末这时候其余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页。

便不能存在了。”^①水不能是无限的，世界却是无限的，有限不能作为无限的始基，因而，他认为，元质必须是中立的、无限的。既然已知的元素中没有一种能具有这种条件，于是他提出，作为“一切存在物的始基和原素”的是“无限者”。这个无限者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物质，而是一种不固定的物质性的东西。他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认为这种说法仍然不妥，太含混，他同意基质应当是无限的，在这一点上，他承认了阿那克西曼德对泰利士的否定，但他不同意基质是不定的。他提出，应当把无限的“气”看作始基。

恩格斯说过：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极其自然地认为具有无限多样性的自然现象的统一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東西中寻找这种统一，就如泰利士在水里寻找一样”。^②这个结论似乎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对古代原始唯物主义的定论，但是，它只是一个近似正确的结论。即在总体上来说大致是如此的，但具体事实中有许多特殊现象，是这一结论所不能概括的。从上述米利都学派三位代表人物对万物始基的看法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者”就不能说是“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或“某种特殊的東西”。相反，这个“无限者”正是没有固定形体、不具有任何特殊性的一般，虽然这个一般还是十分贫乏的。

当我们对这三者的始基观进行分析比较时，就可以看到一個相当完整的辩证过程：从泰利士的有限、具体、特殊的“水”到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抽象、普遍的“无限者”，再到阿那克西美尼的有限组成的无限的、既具体又抽象的、既普遍又特殊的“气”，正好是一个肯定、否定、综合的螺旋。

(2) 关于世界万物的质的不同之原因

泰利士似乎根本没有触及这一问题。他认为万物产生于水而

① 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下同），第 53 页。

② 《自然辩证法》，1955 年版，第 151 页。

又复归于水。但水中怎么产生了万物？万物又如何复归于水？看不到这方面的论述。

阿那克西曼德明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看到把水作为始基将立即和火等等产生对立，无法完成转化，便采取了一种巧妙的逃避方法，这就是将始基建立在中立的“无限者”上。由于“无限者”本身没有任何特殊的质的规定，他就回避了始基和万物在质上的直接对立。然后，用一种含混的说法：“混沌的无限中分离出了对立物”，他就把始基同万物联系起来了。这种说法虽然看上去已回避了坚硬的对立，比泰利士前进了一步，但是无限中是怎么分离出对立物来的？无规定的无限中怎样产生出有规定的有限来的？还是没有作出回答。

逃避即使再巧妙，也只是一种消极的办法。阿那克西曼德的后继者阿那克西美尼对此提出了积极的解释。“他说基质是空气。基质借稀薄和浓厚而形成不同的实体。当它很稀薄的时候，便形成火；当它浓厚的时候，则形成风，然后形成云，而当它更浓厚的时候，便形成水、土和石头；别的东西都是从这些东西产生出来的。”^①他把事物的质的区别都归之于量的区别，归之于气的凝聚程度，这就使我们得到了一幅虽然原始，然而却相当完美的世界形成图。

在这个问题上，从泰利士的蒙昧，到阿那克西曼德的逃避矛盾，再到阿那克西美尼的解决矛盾（矛盾在他这里消失，世界图画表面上完美了），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

（3）关于世界万物运动的原因

米利都学派的这三位代表，都把世界看成是在不断地运动着的。他们似乎把这看成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关于运动的原因问题上，三人又有不同。

泰利士在这方面仍无专门的论述留下来，这并不是由于我们

^① 辛普里丘：《物理学》，第24章D5。

缺少关于他的资料,而是因为他的哲学还是最初的哲学,还没有形成系统。但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却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亚里士多德写道:“他(指泰利士)似乎是把灵魂看成某种具有引起运动的能力的东西,如果他确实说过‘磁石有灵魂,因为它吸动铁’这句话的话。”^①在当时,运动的神秘性和灵魂的神秘性是一样的。他把两个神秘加在一起,互相解释,以消除神秘,完全是可能的。这样,只要他承认万物都在运动着,他也就很自然地得出了“万物都充满着神灵”^②这个结论。

阿那克西曼德从这种神秘中解放出来了。他提出,在统一的物质基础——“无限”中间存在着对立面,如冷、热、干、湿等等。这些对立面是“借着分离作用”从无限里“跑出来的。”^③

如果说阿那克西曼德离开了神秘,但尚在现实中徘徊不定的话,那么,阿那克西美尼则已接触到了现实运动的本质。他提出的“凝聚”和“稀薄”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对“吸引”和“排斥”这一运动基本形式的原始的然而也是天才的猜测。阿那克西曼德提到了矛盾的对立,但他非但没把这种对立当作运动的原因,还认为这种对立本身是由一种不知何来的“分离作用”催生出来的。而阿那克西美尼则明确地把冷和热的对立作为运动的原因:“使物质集合和凝聚的是冷,使它稀薄和松弛的则是热。”^④

从泰利士神秘的然而圆满的解释,到阿那克西曼德现实的然而是有漏洞的解释,最后归结为阿那克西美尼现实的圆满的解释,哲学史又一次向我们显示了它严密的辩证的内在逻辑。

以上三个方面之所以有同样的规律,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必然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逐步深化的。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下同),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5页。

③ 同上书,第7页。

④ 同上书,第13页。

这三个方面互相有机联系,构成一个生动的过程,整个米利都唯物主义通过这个过程结成一个整体,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 毕达哥拉斯和色诺芬尼走向唯心主义

在某些欧洲哲学史著作中,讲完米利都学派之后,紧接着就讲赫拉克利特,以为赫拉克利特和米利都学派同属唯物主义,且同属伊奥尼亚地区,就可以简单地归在一起,以与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的唯心主义“对立”。其实,这样做是违反历史的客观逻辑的。不仅在毕达哥拉斯鼎盛时期赫拉克利特尚在童稚年代,而且,从哲学思想发展的承继关系上看,在没有说明毕达哥拉斯之前,也是无法理解赫拉克利特在哲学史上的真正地位的。仅仅按照唯物唯心来划分哲学派别,就象婴孩看到男子都叫爸爸,看到女子都叫妈妈一样幼稚。仅仅用贴标签的办法看待哲学史,势必无法看到认识之河流动的过程。

米利都学派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阿那克西美尼去世的时候,正是毕达哥拉斯派趋于鼎盛之时(公元前 525 年)。

米利都唯物主义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达到了阿那克西美尼的综合,但是,由于它的局限性,它本身只是在猜测的基础上达到的综合,必然要暴露出矛盾来,产生出唯心主义的突破,经历一个否定。这个否定就是由毕达哥拉斯派和色诺芬尼完成的。

毕达哥拉斯派的唯心主义哲学并不是从来如此的,它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毕达哥拉斯派认为有限和无限这个对立面具有基本的哲学意义;有限是火,无限是空气(‘虚空’);世界是一片‘虚空’,它是由火和空气的相互作用构成的。毕达哥拉斯派的这一古老的自然哲学论点最初是和原始物质的观念有联系的;后来这种联系没有了,只剩下了神秘的数。”^①亚里士多德对这一转化有过

^① 敦尼克等:《哲学史》中文版第一卷 83 页。

解释,他说:毕达哥拉斯派“在数目中间发现了许多特点,与存在物以及自然过程中所产生的事物有相似之处,比在火、土或水中所能找到的更多”^①(“数”比火、土、水这些东西更普遍、更一般)。在当时,一方面物质世界本身的辩证过程的展现尚不充分,另一方面对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尚不清楚,所以当哲学在感性世界里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统一性(始基)时,便脱离了物质,深入到感性世界内部去了。他们看到,只有在纯数学中,才能找到纯粹的圆、方……,因此,他们就沉迷在秩序井然的“数”的领域内,以为找到了永恒。

毕达哥拉斯派的“数”,是对客观的数量关系的主观抽象。把数看成万物的始基,这已经可以看作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但是,“数”本身只是思想的一部分,它离开把思想本身看作世界本原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黑格尔正确地指出,毕达哥拉斯派的“数”还不够唯心,^②“数不是感性的东西,也不是纯粹的思想,——而是一种非感性的感性事物。”^③新柏拉图派的波尔费留(Porphyrus)也认为:毕达哥拉斯的数学观念“是介于感性事物与思想(普遍、超感觉的存在)之间的中介,是自在自为者的预备形式”。^④作为古希腊第一个唯心主义体系,刚刚从否定原始唯物主义中诞生,它采取这种原始的表现形态是很自然的。没有毕达哥拉斯派原始的数的唯心主义,也就不会有后来柏拉图庞大的理念论体系。

和毕达哥拉斯派几乎同时的色诺芬尼,也同样处在这一阶段,他既认为土是万物的本原,又认为一切都是由神主宰的;这个神不在另一个世界,而是和我们的世界合在一起的;作为万物本原的土只是神表现它的威力的原质而已。可见,他的哲学也标志着哲学正在由唯物转向唯心。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同),第104节。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同),第177页。

④ 转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19页。

3. 毕达哥拉斯和色诺芬尼强调对立面的统一

在辩证法的发展上,毕达哥拉斯派和色诺芬尼也跨进了一步。米利都唯物主义提出的矛盾对立还很模糊,到毕达哥拉斯派就比较明确了。他们提出了“有限——无限,奇——偶,右——左,阳——阴,一——多,静——动,直——曲,明——暗,善——恶,正方——长方”等等矛盾对立;如果说米利都学派仅仅提出了矛盾的对立,那么毕达哥拉斯则进一步提出了这些对立面的统一。他认为不和谐构成了和谐。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记述道:“他们(指毕达哥拉斯派)说:在对立中的东西,就属于相等与不相等这一种。静是相等,因为它不能够多也不能够少;而动则是不相等。因此顺乎本性的东西是自身相等的。”^①他们把一看成世界的普遍本质,“事物由于分有了一而成为这个一”(“这个一”是指这一个事物)“一切数都归属于一;因为二是一个二,三也是一个三,连十也是一个最高的数。因此毕达哥拉斯断言万有的原则是一,因为每一个事物之称为一,是由于它有了一。”^②可见,毕达哥拉斯派虽然更明确地提出了存在对立面的事实,但他们的目的乃是从对立面中找到和谐,从运动中找到静止。这是他们的功绩,是他们对米利都唯物主义的发展;这也是他们的局限,他们到此为止了,没有看到对立面之间的转化(米利都派承认转化,但也没提出是对立面的转化),也还没有将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运动的原因。

同样,色诺芬尼也进一步调和矛盾。他看到,把存在说成是无限的或者说成是有限的都会碰到不可解释的问题,因而,他认为存在既不无限也不有限,既不运动也不静止,一切归结到一个保持在一个地方安静地没有时间地悬着的神。

^① 《反数学家》第十卷,第274—277节。

^② 同上书,第260—261节。

把这方面的问题与他们关于本体的观点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他们走向唯心主义,都和探究运动与静止有关。米利都唯物主义虽然涉及了这一问题,讨论了运动,但运动总是和静止相联系的,他们没涉及到静止,也就不可能讲清本体论中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的必然性。

由于内在矛盾的发展,从朴素唯物主义中产生出了唯心主义的对立,但这一阶段的唯心主义只是强调了静止和抽象的一般。它和米利都学派强调运动和感性的一般构成了一种外在的矛盾关系,哲学到这里又出现了内在统一的趋势。

4. 赫拉克利特的本体论与辩证法

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一切产生于火又复归于火。这是他对米利都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他又认为,万物都按照“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varsigma$ ”运动。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varsigma$ 一词在希腊文中有多种含义,赫拉克利特主要是把它当作“尺度”、“分寸”来使用的,接近于规律的概念。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varsigma$ 与毕达哥拉斯的“数”有密切关系。因而我们认为,赫拉克利特在本体论上既吸取了米利都唯物主义的东西,也吸取了毕达哥拉斯对前者否定的成果,将二者综合、扬弃以后保存在自己新的形式(按照 $\lambda\omicron\gamma\omicron\varsigma$ 运动的火)中,从而使古希腊的本体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赫拉克利特主要是以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著名的,列宁把他称作“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①

我们前面曾提到过一种把赫拉克利特放在毕达哥拉斯之前叙述的方法,并指出这种方法是违反历史的客观逻辑的。但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赫拉克利特又被放到巴门尼德与芝诺之后去论述了,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错误的。黑格尔说,芝诺“是

① 列宁:《哲学笔记》,第391页。

辩证法的创始者”，^①“我们在这里（在爱利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②这是不符合哲学史的事实的。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要比芝诺的辩证法早得多（赫拉克利特生活于公元前540—480年，芝诺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而且，芝诺的辩证法正是在他反对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时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黑格尔之所以把赫拉克利特放到芝诺之后，是为了使哲学史的逻辑符合于他概念系统的逻辑。他认为巴门尼德、芝诺等人的爱利亚学派属于“有”，而赫拉克利特属于“变”，为此，他竟不惜篡改哲学史的客观逻辑，硬是让历史去适履他那“有、无、变……”的概念体系。列宁在读《哲学史讲演录》时，曾对此表示过疑问，他在笔记中写道：“在芝诺之后（？他生活在赫拉克利特之后？）黑格尔转而谈赫拉克利特……”^③从哲学史的事实来看，辩证法的真正创始者、开端，无疑应当归属于赫拉克利特。

在辩证法的发展上，我们同样看到了赫拉克利特具有“综合”这一特点。他不仅强调对立、强调斗争，也强调了对立面的统一。他既说过正义就是斗争，“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等等，也说过“上升的路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相反者相成”，“没有疾病也就没有健康”，“正义要从非正义得到理解”。^④在他这里，米利都学派的坚硬的对立被桥梁沟通了；毕达哥拉斯的僵化的和谐运动起来了，发生转化了。辩证法的核心规律第一次被阐发出来了，辩证法在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派那里孕育，在赫拉克利特手里脱胎而出了。

赫拉克利特之前的古希腊哲学虽然已有辩证法思想的萌芽，但重点一直被放在寻求世界的本原上，故此我把这一段称作本体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72页。

② 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第276页。

③ 同上书，第286页。

④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3页。

论阶段。到赫拉克利特，辩证法和本体论已相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从他开始，世界的存在方式问题提到了首位，古希腊哲学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存在方式阶段

1. 赫拉克利特之所以被巴门尼德所否定

赫拉克利特对客观辩证法的猜测是天才的，但在当时，由于没有科学作为基础，也由于历史本身尚未将自己的辩证规律充分表现出来，因而它只能是一种为世人所难以接受的猜测，且只能采取一种晦涩、神秘的方式来表达。与他的学说相应，他的人品，他的处世，在世人的眼里也被认作荒诞不稽。所以在当时，赫拉克利特只能离群索居，默默地死在深山里，而他的学说，也必然地为一种较符合于常人胃口的哲学所代替。承担这一历史责任的首先是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

巴门尼德是赫拉克利特的同时代人。他之所以激烈地反对赫拉克利特，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阶级根源。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万物流变的学说与巴门尼德所代表的贵族统治相抵触，巴门尼德不愿意看到贵族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轻易地“流变”；其二是认识上的根源。“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入研究哲学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①只要看一看直到如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还如此牢固地制约着人的认识，就完全可以理解巴门尼德此举了。而这两方面的原因，恰恰是推动哲学前进的内在动力的矛盾双方——追求经济利益的欲望和探索世界奥秘的理性。在这两方面，巴门尼德都有着深厚的基础。从经济利益上讲，当时古希腊的奴隶制还处在形成阶段，贵族的“气数”远远未尽；从理性上说，人类还处在童年时代，就象小孩子在听故事时喜欢盘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第74页。

根究底地发问，以期得到一个最终的确定不移的答复一样，在当时，绝对不变的“存在”远远比飘忽不定的“流变”要容易为人接受。

当然，促使巴门尼德激烈地与赫拉克利特对抗的，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说，赫拉克利特那种傲慢的态度和对当时各种宗教的敌视态度，等等。这一切，显然会使老练持重的巴门尼德很不舒服。但这些只能增加巴门尼德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激烈程度，而不能构成促使哲学发展的本质原因。

2. 巴门尼德和芝诺在追求形而上学的

统一性时发展了辩证法

巴门尼德和他的学生芝诺，都激烈地反对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但是，如果说他们对辩证法只是反动，而无积极作用，那却是冤枉了他们。恰恰是他们两个人，对辩证法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的确，巴门尼德和芝诺都希望能找到绝对的、静止不变的、统一的世界本原。巴门尼德是色诺芬尼的学生，他继承和发展了色诺芬尼关于不动的、唯一的神是世界本原的思想，提出了他的世界本原——“存在物”。在他看来，这个存在物是不生不灭的；是唯一的；是没有虚空、没有运动的。他认为，我们感官所感觉到的不断变化的事物都是“无”，是“非存在物”。他说，不要相信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存在物的存在是可能的，非存在物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教你牢记在心的。”^① 他的学生芝诺提出，世界的本质是“一”、“静”。这个“静”的“一”，和“存在物”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显然是形而上学的杰作。

为了论证不断变化的事物是非存在物，是不可能存在的，芝诺提出了“两分法”、“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等著名命题。但是，客观上这些命题没有对形而上学起丝毫推动作用，相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51 页。